

藏文著作《土观宗教源流》的文献价值浅析

拉毛才让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土观宗教源流》是一部内容广泛且全面的藏文著作，内容涉及了佛教在印度、中原、蒙古及于阗等地的传播和发展史，而全书叙述的重点在于藏地各教派的源流及其发展史。作者重视史料的搜集，言之有据，百科全书式的内容结构尤为突出了它的文献价值。《土观宗教源流》对研究佛教在各地发展历史、各教派历史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关键词]《土观宗教源流》；藏文著作；文献价值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3.2107

一、《土观宗教源流》的结构和基本内容

《土观宗派源流》¹成书于1801年，全书结构清晰，内容全面，共分五大章，内又分若干节。第一编为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史，共有两节，分别记述了外道邪宗和内道佛教的源流；第二编为佛教在藏地的传播和发展史，也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以藏传佛教教派史为主；第三编为佛教在中原的发展和传播史；第四编又分别叙述了佛教在霍尔、李域、苦婆罗等地的传播和发展情况；第五编用讲述完义结束。

从《土观宗派源流》的这种结构安排看，显然作者是以世界佛教史的规模来写的，涵盖了作者当时所熟悉的佛教流传地区。但这种结构安排和编写体例不是作者所独创的，而是继承了藏族史学的传统，即在讲述藏传佛教史时往往从源头说起，同时又兼顾叙述周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所以如此与藏传佛教的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1]。

《土观宗派源流》中第一编的内容即为印度佛教部分，通过对比较的手法描写外道邪宗和内道佛教，加设“说明讲述外道的必要性”一节来树立正确的观点。

第二编的内容为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也是这本书的重点内容，作者也表示书写这本书的初衷在于，让人们正确认识和看待格鲁派的教法为何是正确的，而非盲从于他人所言，却不知有何原因，作者从闻思修三个方面论证了格鲁派教法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所以在所列藏传佛教的七个教派中，更是用了大量的精力和篇幅去描写格鲁派。

第三编的内容即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在我看来，这部分内容是这本书最大的创新点和最重要的史料价值体现。

《土观宗派源流》虽分五大编，但篇幅的厚重不一，重点内容仍为作者最为熟悉的藏传佛教教派史，即本书的第三编，而作者以驻京呼图克图的身份而对汉传佛教的描写部分又为本书的点睛之笔，让它享有无上的史料价值。

二、《土观宗派源流》的叙事风格

《土观宗派源流》是以佛教在各地传播的时间线为中心来叙述的，历史人物的出场也按其年代的先后，分别叙述他们的历史活动。

《土观宗派源流》中荟萃了众多相关的历史人物，多是各教派开宗立派的高僧大德的著书立说之历史活动，对于人物事迹的记述，作者又采取了一种“自由的记述方式”，无整齐划一的体例和格式，字数长短不一，有的人物的事迹洋洋万言不止，有的则不足百余。但作者记述人物有一个特点，即各教派人物的出场顺序是有规律的，先从开宗立派的先人到其膝下弟子的代代传承，显得一切有迹可循，尤其是在叙述格鲁派时，叙述的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对佛教闻思修、如何向他人讲经传法、如何培养弟子、如何著书立说、如何宏扬格鲁派教法将其发扬光大等事迹，意欲世人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这也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总体而言，《土观宗派源流》藏传佛教人物的历史最是饱满清晰。

《土观宗派源流》的叙事文体也很有特色，文字简练优美，叙述历史时多采用散文体，小部分又采用韵体即诗文的形式进行概括总结，尤其是在略写人物及其事迹时，就常以诗文的形式进行言简意赅的叙述，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作者在文中多次运用了这种手法，这种散韵结合的叙述方式更有利于读者掌握和理解历史信息，又不会觉得无聊乏味。

三、《土观宗派源流》与儒家首现

《土观宗派源流》一书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作者对汉地儒家的源流和特点的系统阐述，是儒家图景在藏传佛教视域下的首次完整呈现。

土观在文章中除了详细阐释儒家以及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之外，还讲述了道教、天主教、回教等小派宗教的基本特征、主要学说以及在汉地的传播情况，其论述中提到了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墨子、列子、耶稣、朱熹、周子等人，除此之外，作者的论述中还多次出现了将汉地文化与藏地宗教相互对比阐释的情况，尤其是对道教的论述，他还结合藏传佛教，对汉地儒家学者的学习进阶以及士群有所论述。可见他对汉地文化的认知^[2]，无论在视域的广度还是在认知的深度上，都远较之前的藏传佛教学者更为深入。

土观在此节系统讲述了汉地儒家的特征及其与佛教关系等诸多问题，这不仅史藏传佛教对汉地儒家的首次全面阐述，而且是藏传佛教与汉地儒家趋向会通的标志性文献，在藏汉文化交流认知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土观宗派源流》的译文

国外藏学界首次注意到《土观宗派源流》的是印度东方学家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 1849—1917年)，他在20世纪初期发表了该书第二章中关于苯教的部分和第四章中关于佛教在霍尔(蒙古)地区兴起的部分。而在达斯之前，苏俄正教会之传教师，东方学、佛教学学者瓦西利耶夫(Wassilijew, Wassilij Pawlowitsch; 1818~1900)就已经知道了《土观宗派源流》，他还提出了研究佛教哲学各流派历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他也成了研究这一领域的首倡者；达斯之后，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诞生了许多著名藏学家，该院中亚研究委员会的创建者和首任主席黑尔穆特·霍夫曼(Helmut Hoffmann)将《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苯教的部分译成了德文，发表在了《西藏苯教史料》一书中；霍夫曼之后，美国藏学家茹格又将《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觉囊派的部分译成了英文发表，并写了一篇极富于学术性的导言，对西藏佛教教派觉囊派的本体论哲学观点作了评价，还附有详细的注释；之后，印度哲学家凯沃·克里山·米塔尔于1984年将《土观宗派源流》的第一章的内容译成了英文发表，并附有前言及注释，题名为《西藏人对印度哲学的看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土观宗派源流》中的一些章节开始译成日文并发表。如东洋文库组织许多学者对《土观宗教晶镜史》中的各种宗派进行的翻译、注释和分析研究；1974年日本学者立川武藏首次将《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萨迦派的部分译成了日文，题为《西藏佛教宗义研究(第一卷)——土观〈一切宗义〉萨迦派之章》(东洋文库, 1974年)；1978年西冈祖秀将《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希解派的部分译成了日文，在《西藏佛教宗义研究第二卷》中；同年学者平松敏雄又将《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宁玛派的部分译成了日文，在《西藏佛教宗义研究第三卷》中；1986年立川武藏、石滨裕美子又将《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蒙古佛教史的部分译成了日文，在《西藏佛教宗义研究第四卷》中。《土观宗派源流》发行以来翻译成了多国语言，是较早翻译成外文的藏文著作，且被多国翻译，可见它的影响力和对国际藏学界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土观·洛桑却季尼玛(1737~1802年)著，杨立干译：《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巴沃·祖拉臣哇(1504~1566)，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

拉毛才让(1997~)，女(藏族)，甘肃省合作市，硕士研究生，民族学专业。